

將將紀卷之二十

豫章 李材孟誠甫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長洲 張鼎思睿甫 梓

御將失可為鑒

南唐主

唐主以武安節度使邊鎬鎮湖南使經畧朗州
鎬昏懦無斷政出多門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

鍾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釋名將益其兵以救
不報有白朗來者為劉言計使揚其忠願言
信之不為備會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
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山
數萬安能受制于人邊鎬撫馭無方士民不附
可一戰而擒也言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
則彼為之備矣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徽具
潘叔嗣張文表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
囊擊湖南邊鎬遁克湖南行逢能謀之表善
戰叔嗣果敢三人情款甚昵而言能任之故能
酒成功

劉言跋扈據楚上游湖南鎮將得失成敗攸
關邊鎬何人乃堪寄此是直以墮彼之奸也
我之防以坐受其敗也則湖南之失獨鎬之
罪耶史稱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
人情款甚昵而言能信任之此所以雖僭叛
亦能成功

南唐主酷好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

下僧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
 而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者命禮佛即釋
 之宋主聞之選少年有口辯者渡江見唐主與
 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
 復以治國守邊為意及宋伐南漢唐南都留守
 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
 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
 江北萬境彼縱來援臣扼淮禦之勢不能禁兵
 起且請以臣叛聞于宋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
 臣家明陛下無一心唐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
 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獻計
 于其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
 請誅以宣徽叛聞于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則囑攻之其國可取也亦不用宋主忌仁肇威
 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像懸于別室而引江南
 以者觀之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
 以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
 曰江南主殺之

佛法之不足以經世也明矣而世主往往昵
之至貽廢紀綱怠棄國事南唐殫九地耳四
境皆敵統統焉勅政保民尚恐無以固也乃
亦溺志于此至為宋祖所愚林仁肇之壯圖
棄不採盧絳之奇謀復不用而輕徇敵間枉
戮忠良以自墮社稷之衛也其言宜矣

宋仁宗

以身守贖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
志為都督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
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鉉轄與監軍無異願
守忠別遣使不聽

仁宗蓋明主而富弼又信臣也乃以宦監鉉
轄踵監軍之覆轍馬格忠言而不用則勢近
之毒中人深也延及李憲童貫喪師覆國茲
實為之厲階矣則仁宗為之作備也可嘆

宋英宗

詔設陝西諸路鈐轄以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
之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與其帥議行大

事以聞歲終許乘驛入奏諫官以諫上言昔所
以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之
耳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等矣乞罷
之俾帥臣得專閫外之權不聽

宦者之禍唐嘗鑿於漢矣已尋轍而為禍益
深宋又嘗鑿於唐矣魯幾時而厲階復梗宋
之仁英皆所稱賢主也乃亦增置鈐轄分遣
四出俾之體量軍情受鞠詞訟而歲終復許
其乘驛入奏馬是豈但權寄與帥臣等而不
減差第又直寄於此其之吻矣呂誨等言
諄切而曾不見聽大率執御易於售奸希
偏能固寵若將以在廷之臣都未可屬心
而惟彼近習者為可信也其何能淑載胥
溺幾千古一轍也可慨

宋神宗

秋七月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
一師大舉伐夏初帝召問鄜延副總管种
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未

帝壯之遂決意西伐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
一其慎之帝曰夏有釁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
已請姑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可耳時執政
有言便當直渡河深入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
任此帝曰已屬李憲矣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官
者主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且五路進師而無
大帥難以成功帝不聽命李憲出熙河種諤出
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澤原王中正出
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德集兵會代
拔人聞有宋師憂加添師問策安出諸少將皆
請戰其老將有知兵者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
入而聚勁兵以擊之遣輕騎抄絕其輜運可不
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
以孫固為迂今悔無及矣討喪師罪責授高遵
裕鄜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三中正劉昌
祚並降職李憲以開蘭會功減贖孫固曰兵法
之期者斬豈有諸路皆至憲獨不行又可免咎
者乎帝卒以憲有前功四品其擢還之由憲復

以餽餉不接為解遂釋不罪

李憲創謀伐夏種諤希旨大言徽功生黷竟損王師已討失律之誅而憲復支吾不任咎焉其以五路出兵不置大帥而直以宦者為之董旅則士大夫誰肯與其功者置制乎方奚待事竣則帝不明之過矣

以李憲為深原經畧安撫制置使憲請再舉伐夏帝以訪諸朝臣對曰所苦者用不足今

朝廷指錢鈔五百萬緡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為錢錢入變為芻粟今距征期非

夕安無集事帝曰李憲云已有備彼宦者尚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謀協者唯裴度一

人今不出公卿而出闕寺朕切恥之安禮曰夏

氏之強非淮蔡比李憲之才安可比裴度而諸

將又未有李光顏李愬輩臣恐其無以副聖意

也甲戌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

以不得絕磧為寇種諤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

于朝且言興役當自銀州始帝遣給事中徐禧

反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禧既至鄜延上言
五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
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形勢
建柵為使必先城永樂銀夏陷沒百年一旦興
復誠為後偉但建置之始煩費不貲所築保砦
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已在腹心與沈
括議詳宜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
力爭不可帝竟從禧議詔禧往董役而命括移
府並塞總兵為之援禧奏以諤跋扈俾留守延
州而自率諸將往僅十四日而城成距故銀
州治二十五里賜名曰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
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九月夏人以
千騎趨城而伏二十萬衆于涇原北珍以報禧
禧率舜舉等往援留沈括守米脂大將高永亨
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不聽既抵
米脂夏人餽圍至高永能曰先至者精兵也盍
先其末陣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
沈乃自率卒戰夏兵益盛逼城下珍兵陳于水

際將士懼珍白禧曰衆已搖不可戰請入城禧
曰君為大將柰何遇敵先遁乃以七萬人陳于
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
及其半濟擊之今得地則鋒不可當禧又不從
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反走踪後
陣夏人乘之遂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
數重且掘其水若珍士卒晝夜戰城中乏水至
絞馬糞汁飲之括與亨惡兵及饋餉皆為所隔
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城遂陷禧殛舉稷永
能皆死惟珍走免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而四
自熙寧用兵來得夏葭蘆吳保義亦米脂浮曰
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二役官軍熟羞義保
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耗損不可勝計事聞
臨朝懊嘆為不食自是始悟邊臣不可倚信
自悔咎無意于用兵矣初王安禮言于帝曰
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至是乃曰安禮
訪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又曰邊民疲
如此獨呂公著為朕預言之于是彼公著知

州加太學士

伐國大謀首惟擇帥外廷文武何遽乏人委重於一闕監耶且以方北甚度左為可徐禧蓋志大而才踈种諤亦氣豪而中偏其開希闊之謀增益幾何喪亡至六十餘萬而銀絹錢穀又不計以貽生民塗炭致國虛耗也是果誰之咎乎大率人主之職專論相而相臣之要在於知人神宗空有大志而佐非知人其無濟於事而適以贖事也不亦宜乎

宋徽宗

童貫使熙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未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北比明走七十里至蓋來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互

嘗遊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泉北
言我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破中熙秦兩路
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其
所殺至是城人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高
朝病塊乃自引去

裨偏尚艱其選制帥尤難得人蓋成敗利鈍
在一人也樊鄴絳灌附魏豹以饋事從韓信
則成功童貫何如人而可以當此乎劉法之
不取朔方蓋有見於朔方之未可以取也而
貫強使之仰其含懼而當強顏受事忿速可
敗自古記之矣卒與夏遇致墮其計中衆衆
殲焉觀察哥觀法首惻然曰劉將軍前敗我
于古骨龍謂是天生神將則法豈無能者乎
蓋所從受事者非其人耳雖然誤法者貫而
所由誤法者誰歟則徽宗命帥不明之過矣
全人來約夾攻遂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屯兵于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
其不可童貫曰若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去

夫豈敢于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
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如
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以
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
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位百萬生靈
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
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灾待其自
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
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
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無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不復為
我有矣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
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
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
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童貫
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蔡攸副之五月乙
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攸童駭不甘
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

粘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咲而弗責十
二月乙巳重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州
逐圍太原

澶淵締好幾百年無干戈之構抵晉之約可
稱久要女真起於絕漠視遼並視於其時來
請夾攻將許之乎抑拒之乎抑視其成敗
而莫之恤乎三者無一可者也蓋許則近於
幸矣拒則失於觀釁坐觀其成敗則救患分
災與燕弱攻昧義兩無據矣度宋之力即救
義不足存遼而並遼之勢即宋不夾攻亦不
能抗金遼既首金蓋肆豈獨燕雲淪陷之上
永無入中國之期趙舉而秦強疆場之患將
益甚而不可支計矣此誠國論之最難斷者
也乃道右既無遠畧一時廷臣守信者沉局
希旨者倖功率以藉金之口而成宋之削弱
也觀軍旅者為狡黠之童貫副任者乃童駮
不習事之蔡攸其將可知矣而欲以開地策
勛豈不妄哉

乙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
于金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
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
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
瑁代度靖至開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抑損及
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
精甲買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
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二十萬
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
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人具行遣陰察其去
既不然則挾之借未貴至藥師迎拜帳下賈誼
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職等此禮何為藥師曰
大帥父也藥師唯拜我父馬知其他賈釋然遂
邀賈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世
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賈
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
中言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竄
及得其通令靖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職

視非常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
全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一河
蔡靖遣蔡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
迎戰于口河兵敗而還蔡師遂帥所部良叔靖
及都轉運使呂熙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熙浩
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全有
幹離不既得蔡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
軍深入矣

徽宗昏闇本非將將之才郭藥師趨舍無恒

尤非可馴之物乘危背主竊土市恩豈有獲
心之委乃寵待既逾其涯委任又太躡等俾
其氣驕慮易至增募兵三十萬而不改契丹
之服飾其情可知矣已復恣貨賄之彌縫狗
童貫蔡攸之壅蔽謂可倚恃以抗全也一戰
而北倒戟而趨背遼附宋者復背宋事全矣
挈國之情實倒廩輸之在以為彼鄉導懸軍
深入而宋事遂不可為矣則失策孰有甚於
此乎

遼主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群臣議漢人行宮副部
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
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利諸部離心彼將不可
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
使蕭得里底曰如蕭陶蘇幹之謀徒示弱爾但
發滑水以北兵拒之足矣乃以司空蕭嗣先為
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
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
禦夜方就枕若有杖其者二寤而起曰神明
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
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千人擊走之帥衆繼
進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
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僅十有七
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
求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
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
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

潰

自昔有國之患其始也失在城寇其究也成於廢法方釁之初類皆托大以安靜為主不肯輕發及事之債又隔於蒙蔽掩敗不克振威卒於兵敗地削權傾政墮而國隨以亡焉此從古以來未如秦二世漢靈獻隋楊廣唐玄宗僖蓋相尋一轍不獨遼也與其少發而曠時不若大舉而疾決此自昔為國忠謀克敵上策而拘學之見鮮克知之假令遼主於釁始能用蕭陶蘇軾之謀及女真之未熾大發皆兵一舉而撲滅之則女真力未及而國威可振患可永弭矣此乃從蕭得里底孛見玩於視賊而重於發兵適以為賊之餌以助成其戰氣而傷我甚也已復不能正債事之誅逭嗣先於死所謂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誰復肯徇國之急以捐軀遊難者乎其亡宜矣

欽定

行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
王凡十餘萬人至亦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
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
今止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將或令矛
盾故迄無成功

廟堂必有一定之筭大敵在前可容遠感澶
淵之役雖寇準決策促駕渡河示虜必戰則
汴京危迫不復待靖康矣大率輕躁者固寡
功而畏懦者率養寇人方攻我欲殘滅我社
稷以為平原不使山食而可以畏懦因循
識之以取其憐愛於時勅王師至者不一
十萬姚种諸將亦非盡無能者乃李綱請自
問擊之而三省勅令護送勿啓釁使金人蕩
然得志如蹈無人之境則牽制矛盾之過也
可勝嘆哉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
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
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合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足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率屯滄衛蓋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倚其不意當可以是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中因進兵以逼之離不遂出境

後之病宋者謂其議論多成功少夫閑暇之時牽制且足滯事機矣至大敵在前呼吸之間乃亦以虛浮之說沮格大謀觀幹離不行抵中山觀兩鎮之尚為宋守也而种師中復進兵逼之遂出境而去則其心亦未必無效也特宋之君臣無一定之畫使將帥無一効其功耳

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不問李綱深以為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耿南仲等沮之及姚古
師中兵敗神師遁病去即以綱為兩河宣撫使
劉韜副之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副使代
古李綱言臣書生爾實不知兵項
得已為陛下料理今輒使為大帥
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
復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將說斥之
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
欲歸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日
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遺綱綱不得已
乃受命帝手書裴度傳賜之宣撫司兵僅萬
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
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
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
行無後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使既行後無有
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
臣自度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

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李綱赴兩河留
陽十餘日棟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造
車期兵集大舉朝廷降詔罷所奏起集兵綱
言秋高馬肥虜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
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
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
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
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
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
以寧與者紘制折可求牙兒正等屯汾州范垣
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
皆承受御書得以自違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
綱具論之雖降旨約束而專托如故於是劉韜
兵先進企禦之韜兵潰解潛與敵遇于關南亦
全兵迫汴道君南狩社稷幾危賊馬甫還遂
忘戒備宋之臣主偷安甚矣僅有一李綱者
為之憂而又不容於朝姚神兵敗師道殆去

即以將帥之任委之綱以困折之既綱受事
殫力經營方砥兵馬為進取計而無中事復
降詔悉罷遣所起集兵諸將在統轄者復俾
其徑承御畫得自陳論多方沮亂其規為
觀綱入對之語忠憤至矣欽宗未嘗不為感
動而旋復二二曾無執德之固所謂有一范
增不能用其亡不亦宜乎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

圖讀正睿成事詩有郭京易過劉無忌之語其
中人中訪得無忌於龍首口得京好事者言京
無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一將而掃蕩無餘其

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

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
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

之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
三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鼎尤尊信之或

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
以兵倏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

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
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他人將半沮師之罪
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
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為識
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金兵攻城
急何泉數趣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令守禦
人盡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
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噪而前
叔夜收槍夜曰願於漢能河真屍皆滿城門急
通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逃
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官者黃經國
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
才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保甲斬關遁四
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師
遂陷

將士聽神古有明戒禁祥去疑兵家常語古
人十年教訓猶懼臨戎之際勝負未可知也

況驅市將直以年命配合者取之而可抗虜
乎誦經持呪昔之以此敗者何可一二數也
而孫傳何象過而信之謂京若將為時而生
也於其時文臣中有李綱武將中有師道宗
澤魯是不聽而直徇彼邪謀倚為國衛卒也
望鋒而北托詐而遁金兵遂登城不可守矣
使二帝壯遷中原淪陷是豈直傳等之罪乎
則欽宗不明之過也重昏之號不亦宜乎

康王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兵士萬人分為五軍
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
方戰破其三十餘營宗澤渡河見康王曰京城
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康王納之既而知信德
高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等皆
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
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止兵近甸母動汪伯
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禍是欲款我師
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帝饑渴宜急引軍直趣澶

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敵有異謀則
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康王澤澤先行康
王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帥府事矣耿
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君父方危赴難者義當急都城累郊呼吸存
亡勢宜急金賊詐諉不可信庸子觀望之計
不可從康王親為帝子此何時也而可遷延
為退托解乎重兵以臨其城而遷款以誤其
救此候景所以陷梁也往轍有微矣引大軍
直趨澶淵而遠偵探伺其進止脫有緩急
在城下和戰可以從宜此最計之善者也乃
狗聽邪謀獨遣宗澤移軍東平徘徊而不進
也豈不謬哉

門人 盧弘 進校
李 頌

將將紀卷之二十一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烏程錢拱宸恭卿

毘陵吳之鵬汝南梓

御將失可為鑒

宋高宗

丙辰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
以蠟書冒圍募兵于河北河北士民得書喜曰

朝廷棄我矣張察院尚以我等為可用乎一時
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
按視陵寢所還奏曰河東河北天下根本頃誤
用姦臣謀初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皆怨入骨
髓至今無不扼腕者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
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
言其利有五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
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
有定處可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
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
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渡江而南
安能自保所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
引去帝欲留潛善遂罷所

靖康之初豈獨二帝北遷初割三鎮繼割兩
河在宋帝已棄中原之民矣中原之民雖未
忘戴宋已不復有望於宋矣何意乃有張察
院尚以我等為可用乎以致一呼而應募者
十七萬人所之威名以此震於河北此固屯

辭之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可棄乎乃李綱薦之無何而權奸沮之報罷以留潛善故而去所是真舍瓊玖而珍瓦礫也何其悖哉

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群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處之盜有所歸則可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畀馬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

趙州是泗州連水軍劉信於濠州趙霖和州無

為軍李成舒蘄州吳州光黃州李彥生海州

陽州齊慶高郵大長軍未幾又移陳規德安府

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州州荆門公安軍

程昌寓陽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州州范之

才全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使

宜從事保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首慶軍起

于州盜在興劉位士豪李彥生皆潰將既無

為首惡不相為援故諸鎮解能守者未幾求

為首惡不相為援故諸鎮解能守者未幾求

史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
仲威為真揚鎮撫使

名器不可假人太阿不可倒授雖遭時之艱
盜賊橫濟無如之何未有不正其紀綱一切
分地處之而可以弭其禍亂者也回心嚮化
者雖云即是良民建節擁旌者間亦取之盜
賊然必綏之款順之後又未有情志尚未歸
懷遽投命寄以翊成其叛亂者也卒於擒
無藉敗亡相續宗尹乃云盜有所歸則可漸
制連鷄不能俱止虎翼必將噬人此蓋事理
之易知者而高宗者乃漫聽焉莫為之裁擇
也可慨

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
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
一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
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
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

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
張浚劉光世岳飛王燮楊沂中等皆隸焉帝謂
給事中程瑀曰願浩熟于軍事在外總諸將檜
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
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
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帝王大畧惟在任人而其要機先于知人非
其人而誤任之委以朕肱重寄此事所以多
繆而無賴也願浩雖練事然暴而不能附
深情厚貌蠹國欺君高宗乃以種蠱譬之若
將謂將相兩得其託且復許檜誠實特嫌其
執何其與檜之心術異乎此願浩所以竟無
功而檜終誤國也

辛未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
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
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
謂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

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十劉
豫言于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
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宋之儒臣苦議論之多而將領病猜妬之甚
故佞豪健者不見容而有功者功未誇揚業
仗太宗之明故得免咎徐文者亦業之流
乎而時無明主俾其進止狼狽不得已叛降
於豫而為高宗者曾莫之省焉曾幾何時又

以墮讒慝之計為岳武穆冤也此南渡之所
以終陵遲而莫之振也

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既
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
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
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
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
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
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
相合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

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
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
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
於醜金募人詰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
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
浚之功當此重任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
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
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
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
下殫墨已行臣日待死罪之所陳已其難况在萬
里之外乎

君德以剛為主而其職專在於論相李綱趙
鼎皆所謂撥亂才也而遭遇高宗初未有雪
恥除兇之志既明不足使忌諂待行又剛不
足致委任不一朝更替革甲是乙非忠智之
士將何所倚以抒其悃誠效其募畫乎如鼎
所云除命甫下殫墨已行日待宸嚴艱難如
此况其在萬里之外亦可云深切痛傷矣不

然則如李趙者得一人馬可以濟中興之業而何其勲名之拓落如此乎

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鄴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謂金人所以立劉豫者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以將叛將既還進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潛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詰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鄴瓊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

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
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斃然曰固知
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
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
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
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未
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張浚空有恢復之心初無寧濟之畧有延攬
之志然之翁受之公既枉殺曲端俾士齎憾
復忌問岳飛使能不得展併兵之疑要君之
毀此何等語而以加武穆乎宗元之監制
又何為乎大率制閫大帥雖忌訐謨尤先弘
量無容天下之量矣嗚呼宿憾本之則無先
無以收拾豪傑又何以弘開濟之烈乎高宗
雖知飛之忠卒受浚間以不終其委焉則飛
之不得終其功名者豈獨檜之罪哉若浚者
亦當分任其責矣

張浚奏以上德為淮西都統制鄜瑒副之瑒與

德素等或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瑒列狀交訴
于浚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
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瑒又訟德不已祉諭之曰
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
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潤峇况小嫌邪當為諸
公辯之保無他慮瑒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
乞罷瑒及統制斬賽兵權書史滿詰于瑒瑒
人遮祉所遣郵置書得祉所言大恚怒會開朝
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瑒赴
行在瑒大懼遂謀叛諸將辰謁祉瑒袖出文書
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
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瑒
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
之瑒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壯去
旋殺之劉錡兵錫以兵追瑒不及而還

昔趙普謂三人者皆非統馭才宰相固當異
於衆職制帥亦不同於裨偏裨偏急謀計制
帥未嘗不貴謀而尤急者容人之量裨偏尚

技勇制帥未嘗不貴勇而所尤尚者駕馭之
權鄙瓊誠非馴物有以制之無以激之方事
之殷狙詐可作使也浚量已隘矣而又佐以
好慧之呂祉腹鱗口蜜使瓊得以覘見機牙
遮取本實以為叛名而呂祉等竟不保其死
矣是果誰之咎乎則張浚不用武穆之言制
置不得其宜之過也

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
帝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
曰侯行遣張浚朕當下詔已之詔鼎言浚已
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
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由批出浚謫嶺南鼎
留不下明日約回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
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容萬全倘因
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
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
意乃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
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

詠上恢事為比。恐智謀之士卷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大當戒之。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昔漢武雖優奏功之賞。未嘗不謹債事之罰。故布賞懷威。人懷競勸。張浚既抱狗國之忠。又有勤王往効。一經摧敗。遽從誅戮。誠為法之嚴矣。而謫者至引王恢為比。何其忍而刻乎。然以抵遠竄。則誠為情理協也。而趙鼎輩復從而爭之。并以毋若為解。此所以論於情。非所論於法也。而帝竟聽之。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馬符離之潰。師徒喪敗盡矣。此豈小失也。而可薄為懲乎。

劉錡告急。帝命岳飛往援之。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阜。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收取河

東北州縣入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
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請先正國本以安
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
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
將李寶牛阜相繼敗金人于京西統制張憲被
敗金韓常於潁昌遂復淮寧府郝鼓復鄭州張
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裕聖復趙州
他將所至皆捷金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
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
李成棄城走詔以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
興復永安軍也西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
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
言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技窮矣乃日
出挑戰兀朮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
及韓常之兵過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成二日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十餘合金
人布野兀朮以拐子馬為官軍不能當是役也
以萬五千騎來飛成少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將相錄

卷三

三

七

視第斫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木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
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
戰敗之兀木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黃楊再
與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一千
人及萬戶撒八冉與死獲屍焚之得箭鏃二千
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木夜遁追奔十五
里中原大恐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
汝宜速援上貴既而兀木果至貴將游奕雲將
背嵬與戰于城西以騎一挺前決戰步軍張左
右翼繼之殺兀木塔真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
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
大恐飛劄朱仙鎮距汴京西四十五里與兀木
對壘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騎奮擊大破之兀
木遁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
紹興五年飛遣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
若韋鉉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至是兩河豪傑

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時皆
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路晉絳汾隰之境
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
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
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
兀木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
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金將烏陵
思謀素號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
輕動待官軍來即降耳金統制王鎮崔慶李
誦崔虎輩等皆率所部來降其龍虎大王之
將忙古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將韓
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其下曰直抵
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
盡泚以此棄之必欲與金和誠幸臣請班師乘
疾舍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渡河而我家傑向
風上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
不可回乃先召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
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日本十二金字

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
盃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事
無噍類矣飛亦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留哭
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知中飛壘
矣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木敗于朱仙鎮
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岳少保
且遣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五十萬
人京城日夜望其來何可守乎書生曰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
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
木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全
有

仁明武君德也三者一缺不可而在高宗則
不武其尤甚者矣彼於岳武穆則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一則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至勅上德鄴瓊也復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其委信亦至矣朱仙鎮之捷令人挫敗尤甚

兩河州郡半皆回嚮即元末亦且議委汴去
矣其勢何如也此尤不難知者也而前既問
於張浚汲汲焉置吏監其軍茲復受計秦檜
必欲斷淮以北棄之不守一日之間降金牌
十二以勒令班師俾十年之功廢於一日豈
不為深可恨哉自古未有臣在內而大將
能立功於外者彼書生何如人乃能見及此
矣其寔權臣何能為則其君不明之過也

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于劉家灣大敗之癸

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援秦州聞金統軍

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

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

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

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

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

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

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世將喜

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東

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
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遂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
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
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
乃請戰敵皆咲夜半璘遣姚仲王彥啣枚渡河
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
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愕曰吾
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共議璘先
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
輕者駐馬亟麾之上殊死鬪余人大敗降者
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
上和議以驛書召班師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
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揚攻拔隴州又破岐下
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至臘家
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
而已

馬宗雖號稱中興然志慚雪恥才非撥亂以

故偷情之臣得以收噬進說豈獨朱仙鎮之
阻垂成即吳璘劉家灣之捷亦虛負壯銳矣
豈天固不欲平中原耶何機事方諧而沮抑
之者衆也大率蒙塵之難既已夙懼其心航
海之危又以深奪其氣而時無李綱趙鼎者
得贊帷幄之籌故使邪說得行而忠勞槩為
摧撓古稱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於
其時果無君也耶抑無臣也耶是可慨也世
每以主和為秦檜罪不知畏戰者蓋為宗本

情益特宗不見其微而亟投其願至固結而宗
可謂耳易宗云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
門庭若檜於高宗良似之矣

宋宗宗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全右翼都統蕭
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州顯忠
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長
帥部宏淵同虹久不下顯忠遣靈麻降卒開諭
禍福全守將蒲察徒穆人周仁遂來降宏淵取

初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
刀者顯忠即斬之由是二將不協丙午顯忠兵
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
餘里郡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開西將軍也
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
麾下楊檜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
厥後趨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入斬首數
百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披關中
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非無

此光景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
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
淮南京東河北詔討使宏淵副之癸丑紇石烈
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合守
撤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
大陣顯忠約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
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方
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時搖扇于清涼
且不堪况當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

開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入諜陽為敵兵
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
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
訓通張師顏蒞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亦
遁金人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
級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
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
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搥擊則
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城指日可復矣宏

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
則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同志勢不可孤立歎
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
正符離師大潰軍資器械殆盡
古稱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
以致戰又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有戰
將不知其能曰崩顯忠宏淵之不協張浚不
知之乎先事之調停固制帥職也既陟顯忠
招討矣乃復以弘淵佐之是交關其隙而促

成其敗也則浚與高宗不得辭其責矣故所謂將將者非獨知之難所以處之難也昔人謂雖得其人而以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若符離之潰是矣

夏五月帝以弩弦斷傷目不能出六月戊戌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志圖恢復故未忘勇射誠能任智謀為腹心仗武猛為爪牙明賞罰張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矣尚何俟區區習馳射于百步間哉

帝王大畧誠不恃於技能然在孝宗寔有不忘讐之心故雖燕處有不遑自暇之意弩弦傷目不足多之要其意念孜孜則殊有可慕者陳俊卿非庶官比所云任智謀為腹心仗武猛為爪牙與夫明賞罰恢信義固可乘機以輔主直見諸施設者乃亦徒騰頰舌是主固為意氣空期而彼相臣者亦祇為話言之空托矣宋之多議論而少成事固如此哉

宋寧宗

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槩守宜取頗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

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元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經衆守土雖一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隸樂陵東光寧津吳橋棹陵阜城滄縣棗之河間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衆

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即山
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真定府
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柏積寨樂城南宮縣隸之
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冀州
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
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氏為易水公以
深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黎山
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公東安寨隸之遼州
刺史行元帥府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

平陽招撫使胡公為平陽公以平陽
安府隸之
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
為東宮公以並都府路皆隸之總帥本路兵馬署置
官吏徵餼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
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即聽管屬
李綱因捐地之後民心戴宋至推豪傑為
首領多者數萬人乃議置司遣使以撫順之
俾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即以為節度叻御

練等使如唐方鎮之例人自為守移刺光
等之論即李綱成謀也大率畔渙之秋無
奈何之計但宋之地蓋已割界金者其人
自為義侶者而且量次授之不令躡等與
之所處異矣分地建公齊尊並大卒於形消
勢弱而無救於敗亡則所以制置者非其道
故也

宗

庚申中
蜀為四川宣諭使代余介初刊

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
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竄加頸四面
燃箕謂之蒸餠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
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夾歷謂之乾榨酒以
空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害非一以脇取
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苦之余玠帥屬
日夔帥所部兵迎謁纔見羸弱者二百人玠曰
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
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

頃之班聲若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
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
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控
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
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
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大吳氏當中興危難之
時能百戰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已固
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矣一旦吳曦畔逆
諸將誅之如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

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
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
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
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
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
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
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
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
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

方叔子姪至是未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
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
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
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躡奏詞氣有不謹
者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
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以其不忠而召之帝不
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
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
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悔代之

傳稱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余
十一年鎮蜀承吳曦叛亂之後撫綏疲困振
頹綱至除剪正變消弭禍本尤為有大功
蜀雖奉事疎檢稽失恭順之款此亦所謂
忘之過也而方叔之賄賂一行遂問遂
以殿學召玠而玠竟齎憤殞矣代者非人
綱目奈則理宗不明之過也